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四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著録

漢書藝文志成帝時詔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六藝略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樂六家百六十五篇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附爾雅孟子十一篇

按班固漢書依七略作藝文志誠良史用心而史家體例之不可少者也其後惟袁山松撰後漢書亦有藝文志顧不傳他若晉有荀勗中經簿元帝書目義熙祕閣目宋有殷淳

四部王儉七志齊有永明祕閣新錄梁有文德殿尚書閣華林園諸書任昉所部劉孝標所校殷鈞祖暅阮孝緒所撰名錄乃自晉以下國史皆無述焉至隋書始勒成經籍志附著七錄之目於下經典籍是略存而劉知幾反訕之謂騁其繁富凡撰志者宜除此篇抑何見之褊乎

梁阮孝緒七錄序略曰孝緒少愛墳籍長而弗倦遺

文隱記頗好捜集自宋齊以來王公搢紳之館苟能
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見若聞挍之
官目多所遺漏遂總集衆家更為新録其方内經史
至於術伎合為五録謂之内篇方外佛道各為一録
謂之外篇凡為録有七故名七録昔劉向挍書子歆
撮其指要著為七略有六藝略今以六藝之稱不足
標牓經目改為經典故序經典録為内篇第一易部
五百九十卷尚書部一百九十卷詩部三百九十八

卷禮部一千五百七十卷樂部二十五卷春秋部一千一百五十三卷論語部四百一十六卷孝經部一百四十四卷小學部三百一十三卷內見於隋志注者爾雅一十七卷石經四十二卷統計四千七百一十卷又術伎錄緯讖部二百五十四卷

按阮氏七錄其書久亡僅附見於隋經籍志注闕焉不詳唐終南山釋道宣撰廣弘明集特載其序目所謂禮失而求之野也今節錄

之

隋書經籍志魏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宋元嶶元年祕書丞王儉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梁有祕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録其術數之書更為一部故梁有五部目録普通中處士阮孝緒更為七録一曰經典録紀六藝隋平陳以後經籍漸備祕書内外之閣

凡三萬餘卷唐武德元年克平偽鄭盡收其圖書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錄亦漸濡殘缺今考見存分為四部易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通計亡書合九十四部八百二十九卷）書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通計亡書合四十一部二百九十六卷）詩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禮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通計亡書二百一十一部二千一百八十六卷）春秋九十七部九百

八十三卷通計亡書合一百三十部一千一百九十二卷孝經十八部六十三卷通計亡書合五十九部一百一十四卷論語爾雅五經六經七十三部七百八十一卷通計亡書合一百一十六部一千二十七卷緯十三部九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三十二部二百三十二卷又儒家類孟子三家二十八卷亡書九卷

唐六典祕書郎掌四部圖籍分庫以藏之以甲乙景丁為之部甲部為經其類有十一曰易以紀陰陽變化二曰書以紀帝王遺範三曰詩以紀興衰誦歎四

曰禮以紀文物體制五曰樂以紀聲容律度六曰春秋以紀行事褒貶七曰孝經以紀天經地義八曰論語以紀先聖微言九曰圖緯以紀六經讖候十曰小學以紀字體聲韻易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書三十二部二百三十七卷詩三十九部四百三十三卷禮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樂三十二部一百四十三卷春秋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孝經一十八部六十三卷論語幷五經異義七十二部七

百八十一卷圖緯一十三部九十二卷小學三部四十六卷

王鉷曰開元五年寫四部書以充内庫共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一曰甲為經經庫書白牙軸黄帶紅牙籤

韋述曰開元十九年冬駕發京時集賢院經庫凡一萬二千七百五十三卷用白牙木書軸赤黄暈帶黄牙錦花織竹書帙籤天寳三載經庫七千七百七十

六卷
唐會要開元七年九月勅令麗正殿寫四庫書十九年冬車駕發京時集賢院四庫書總八萬九千卷經庫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二卷二十四年十月車駕從東都還京勅百司從官皆令減省集賢書籍三分留一貯在東都至天寶三載六月四庫更造見在庫書目經庫七千七百七十六卷
舊唐書經籍志開元三年左散騎常侍褚無量馬懐

素侍宴言及經籍玄宗曰內庫皆是太宗高宗先代舊書嘗令宮人主掌所有殘闕未遑補緝篇卷錯亂難於檢閱卿試為朕整比之至七年詔公卿士庶之家所有異書官借繕寫及四部書成上令百官入乾元殿東廊觀之九年十一月殷踐猷王愜韋述余欽毋煚劉彥真王灣劉仲等重修成羣書四部錄二百卷右散騎常侍元行沖奏上之自後毋煚又略為四十卷名為古今書錄大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

祿山之亂兩都覆没舊籍亡散文宗時鄭覃侍講禁中以經籍道喪屢以為言詔令祕閣搜訪遺文日令添寫開成初四部書至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廣明初黄巢再陷兩京巖時遺籍無存昭宗即位祕書省奏曰常省元掌四部御書共七萬餘卷廣明之亂一時散失省司購募尚及二萬餘卷及先朝再幸山南尚存一萬八千卷竊知京城制置使孫惟晟收在本軍望付當省按其殘缺漸令補輯從之及遷都洛

陽又喪其半今錄開元四部諸書以表藝文之盛四部者甲乙丙丁之次也甲部為經其類十二一曰易二曰書三曰詩四曰禮五曰樂六曰春秋七曰孝經八曰論語九曰圖緯十曰經解十一曰詁訓十二曰小學凡經錄十二家五百七十五部六千二百四十一卷易七十八部凡六百七十三卷尚書二十九部凡二百七十二卷詩三十部凡三百十三卷禮一百四部凡一千九百四十五卷樂二十九部凡一百九十

五卷春秋一百二部凡一千一百八十四卷孝經論語六十三部凡三百八十七卷經緯七經雜解三十六部凡四百七十四卷小學一百五部凡七百九十七卷又儒家類孟子四部三十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葢五六也易七十六家八十八部六百六十五卷失姓名一家不著錄十一家三百二十九卷書二十五家三十三部三百六卷不著

錄四家二十卷詩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三十二卷失姓名三家不著錄三家三十三卷禮六十九家九十六部一千八百二十七卷失姓名七家不著錄十六家二百九十五卷春秋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三卷失姓名五家不著錄二十二家四百三卷孝經二十七家三十六部八十二卷失姓名一家不著錄六家一十三卷論語三十家三十七部三百二十七卷失姓名三家不著錄二家十二卷讖緯二家九部八十四卷經解十九家二十六部三百八十一卷失姓名一家不著錄十家一百二十七卷小學六十九家一百

三部七百二十一卷（失姓名二十三家不著錄二十三家二千四十五卷）又儒家類孟子六家四十五卷

宋三朝志（太祖太宗真宗）易二十七部二百四十卷書十一部一百一卷詩十三部一百四十一卷禮四十部一千五十六卷（內十一部儀注）春秋七十二部六百五十八卷論語十六部一百三十九卷孟子五家二十七卷孝經六部十卷經解十五家一百七十一卷讖緯四部三十二部小學六十七部六百八卷

孫逢吉曰龍圖閣藏太宗御書閣之四壁設五經圖其下立六閣經典閣三千三百四十一卷　按岳珂愧郯録載龍圖閣經典卷帙與孫逢吉職官分紀同

李燾曰龍圖經典閣為卷三千七百六十二　按林駉源流至論載龍圖閣經典卷帙與李燾長編同

長編景祐元年閏六月辛酉命翰林院學士張觀知

制詔李淑宋祁編三館祕閣書目仍命判館閣盛度章得象石中立李仲容覆視之　慶歷元年十二月己丑翰林學士王堯臣等上新修崇文總目六十卷先是景祐初以三館祕閣所藏書其間亦有謬濫及不完者命官定其存廢因倣開元四部録為總目至是上之所藏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録者

崇文總目易一十八部一百七十一卷書七部八十

一卷詩八部一百一十五卷禮三十三部一千九十七卷樂四十八部一百八十一卷春秋三十三部三百九十六卷孝經五部九卷論語一十三部二百一十卷小學二十八部三百卷

按崇文總目當時撰定諸儒皆有論説凡一書大義必舉其綱法至善也其後若郡齋讀書志書録解題等編咸取法於此故雖書有亡失而後之學者覽其目録猶可想見全書

之本末焉乃夾漈鄭氏持論謂崇文目録每書之下必著說據標類自見何用更為之說人何用一一强為之說使人意怠於是紹興中改定此書僅存六十六卷之目悉去論說書之散佚者學者遂無由知撰述之本旨矣幸而尚存其槩者則鄱陽馬氏之功也

宋兩朝志仁宗英宗易十一部七十三卷書二部一十三卷詩一部一卷禮三部五十二卷內一部儀注春秋十七

部一百一十四卷論語二部二十卷孝經一部一卷經解二家七十九卷小學二十部六百四十二卷宋兩朝志（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易三十七部二百一十九卷書一十二部一百二十卷詩二十一部三百二十八卷禮二十五部三百六十七卷（內一部儀注）春秋三十六部三百七十五卷論語十三部七十八卷孟子九家九十二卷孝經六部五卷經解四家一百九十五卷小學二十二部二百七十七卷

宋中興志易一百四十家一百八十四部一千三百六十六卷書四十二家五十一部七百一十六卷詩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七十一卷禮六十四家九十一部一千二百六十五卷春秋一百二十九家一百七十四部二千二百七十一卷論語五十五家六十三部四百九十八卷孟子二十二部二百八十五卷孝經二十一家二十一部二十九卷經解二十二家一百四十九卷讖緯三家五部十二卷小學一百

三十八家一百五十五部一千一百一十三卷

紹興中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易三百三十七卷書四十二卷詩一百六十二卷禮四百六十六卷春秋一百三十三卷孝經一十四卷論語九十九卷

宋史藝文志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次仁英兩朝次神哲徽欽四朝三朝所録則兩朝不復登載而録其所未有者四朝於兩朝亦然自太祖至寧宗為書凡四志藝文者前後部帙有亡增損互有異同今删其

重複合為一志易二百十三部一千七百四十卷不著錄十九部一百八十六卷書六十部八百二卷不著錄十三部二百四十四卷詩八十二部一千一百二十卷不著錄十四部二百四十五卷禮一百十三部一千三百九十九卷不著錄二十六部四百六十九卷春秋二百四十部二千七百九十九卷不著錄二十三部四百八十八卷孝經二十六部三十五卷不著錄二部六卷論語七十三部五百七十九卷不著錄八部八十二卷經解五十八部七百五十三卷不著錄九部一百四十六卷爾雅十五部九十九卷又儒

家類孟子三十部三百一十四卷

柯維騏宋史新編藝文志易二百三十一部一千八百四卷書七十三部一十一十五卷詩一百部一千三百三十四卷禮一百三十三部二千卷春秋二百六十三部三千二百六十五卷孝經二十八部四十二卷論語八十二部六百五十一卷孟子二十八部三百九卷爾雅九部五十四卷經解五十二部七百六十八卷

鄭樵通志略易二百四十一部一千八百九十卷書八十部五百九十八卷詩九十部九百四十二卷春秋二百四十六部一千三百三十三卷又外傳九部一百三十二卷孝經六十一部一百六十一卷論語六十五部四百八十二卷爾雅二十四部一百三卷經解五十八部七百四十四卷周官二十一部二百六十五卷儀禮十五部一百一十八卷喪服傳八十八部三百四十七卷禮記四十九部八百一十八卷

月令十七部五十六卷三禮及圖十六部三百九十卷參同契十九部三十一卷孟子九部五十卷

按夾漈鄭氏疑詩序之非古而所輯六藝略反信僞三墳書為真未免多學而寡識也

馬端臨經籍考易一百七家一千七十六卷書四十四家五百五十卷詩三十五家四百八十九卷禮六十一家一千八十四卷春秋九十六家一千五百二十八卷孝經十四家一十八卷論語四十三家四百二

十八卷孟子二十七家二百七十一卷爾雅十一家七十六卷

元祕書志至正二年五月簿録在庫書先次送庫經六部一百一十三册後次發下經書二百四十四部二千一百四十五册續發下經一百六十六部一千九百四十六册

按元祕書志十一卷至正二年著作郎王士點著作佐郎商企翁同編統計經類四百一

十六部四千三百四册而史子集不與焉元之儲藏富矣惜不分著其目而洪武初修元史命吕復歐陽佑等采書北平當時若一關取則諸書具在以撰藝文志無難顧元史闕焉不能不致憾於宋王諸公也

明文淵閣書目易七百六册書二百八十二册詩三百八十八册春秋一千一百四十一册禮一千四百二十九册經解二百七十四册四書八百五十册

按古書著錄未有不詳其篇卷及撰人姓氏者故其卷帙寧詳無略殷淳四部書目三十九卷毋煚古今書錄四十卷王拱辰等崇文總目六十六卷陳騤中興館閣書目七十卷而殷踐猷等羣書四錄多至二百卷昔之人豈好騁其繁富哉蓋以述作者之意俾論世者知其槩焉爾迨明正統六年少師楊士奇學士馬愉侍講曹鼐編定文淵閣書目有冊

無卷兼多不著撰人姓氏致攬者茫然自失其後藏書之家往往效之雖以蕣文莊之該洽而菉竹堂目都不分卷鄞縣范氏天一閣目亦然惟涿州高氏百川書志連江陳氏一齋書目山陰祁氏澹生堂藏書周藩西亭宗正聚樂堂藝文目録皆詳列篇卷姓名而祁氏於類書説部文集中遇有經解悉行列出差足法也

萬歷重編内閣書目易一十九册書五十册詩七十二册春秋七百一十九册禮一千三百二十五册孝經一十九册論語一百册孟子六十七册爾雅四十九册經解二百四十五册四書三百九十一册

按宋靖康二年金人索祕書監文籍節次解發見丁特起孤臣泣血録而洪容齋隨筆亦云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所儲書籍靖康蕩析之餘盡歸於燕迨元之平金也楊中書惟

中於軍前次伊洛諸書載送燕都及平宋王
承旨構首請輦宋三館圖籍至元中又徙平
陽經籍所於京師且括西江諸郡書板又遣
使杭州悉取在官書籍板刻至大都明永樂
間勑翰林院凡南内所儲書各取一部於時
修撰陳循督舟十艘載書百櫃送北京又嘗
命禮部尚書鄭賜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
遺書皆儲之文淵閣相傳雕本十三抄本十

七葢不特合宋金元之所遺而滙於一且奉使者復命必納書於庫縹緗之富古未有也惟因著録者不詳篇卷不著撰人故遠遜崇文中興館閣諸目攷唐宋元蔵書咸極其慎重獻書有賚儲書有庫勘書有員曝書有會至明以百萬卷祕書顧責之典籍一官守視其人皆貲生不知愛重而又設科專尚帖括四子書易詩第宗朱子書遵蔡氏春秋用胡

氏禮主陳氏其有稍別於學官所須者輒獲罪戾以是愛博者竊大全而止不敢旁及諸家祕省所蔵土苴視之盜竊聽之百年之後無完書矣迄萬歷乙巳輔臣諭内閣勅房辦事大理寺左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秦焜郭安民吴大山挍理遺籍惟地志僅存經典散失寥寥無幾萱等略述作者之㫖較正統書目大為過之惜已殘闕無足觀有識者惟

有撫卷浩歎而已

王圻續文獻通考易一百七十四家書八十七家詩六十二家春秋一百二十八家禮九十六家論語五十六家孟子二十一家四書六十二家孝經一十二家經解四十三家

按王氏續通考本以續鄱陽馬氏之書乃中間有卷帙者僅十之一二而已兼之世次之後先紊亂名字之稱謂錯雜典籍之篇目重

複其牽率爲已甚矣亡友嘉定陸元輔翼王毅然欲别撰續經籍攷一書以洗王氏之陋窮年抄撮積至數十册未經删定而歿然元明遺籍索隱抉微不少又晉江黄虞稷俞邰在明史館分撰藝文志摭采特詳二子皆功
崇稽古者也
朱睦㮮授經圖諸儒經解周漢而下至金元作者凡一千一百三十二人國朝三十九人經解凡一千七

百九十八部二萬一千七十一卷

按西亭王孫授經圖原本所載如右錢塘龔

御史翔麟未仕時刊於白門俾黄徵君虞稷

增益之凡增入古今作者二百五十五人經

解凡七百四十一部六千二百一十八卷

焦竑國史經籍志易二千二百一十八卷書一千二

百四十九卷詩一千五百七十八卷春秋三千二百

五十九卷三禮四千一百三十九卷孝經一百九十

九卷論語一千三百七十四卷孟子四百三十九卷
爾雅三百九卷羣經一千一百六十三卷四書六百
五十一卷

按焦氏經籍志萬歴中分撰明史而作故曰
國史經籍志既非據見存之書而歴代史所
載又重複録且考證未詳方諸鄭氏通志又
遜之矣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李尭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編修臣厲守謙

謄錄監生臣憨意誠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通說一　說經上

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

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大戴禮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

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春秋演孔圖曰孔子作法五經運之天地稽之圖象質於三王施之四海

春秋說題辭曰六經所以明君父之尊

管仲曰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

趙衰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

齊太史子與曰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攷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
以為法式何甚盛也
子思子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
不與焉
莊周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
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尸佼曰孔子云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詩誦書與古
人謀

愼到曰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至於易則吾心隂陽消息之理備焉

荀卿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閒者畢矣　又曰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

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又曰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

孔鮒曰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

按孔叢子此為孔子語子張之辭然實不類

陸賈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定五經明六藝鹿鳴以仁求其羣關雎以義鳴其雄春秋以仁義貶絕詩以仁義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相承

書以仁叙九族君臣以義制忠禮以仁盡節樂以禮升降學之者明失之者啓背之者亡

韓嬰曰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

賈誼曰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與弗循而占其吉凶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與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為來事師法禮者體德理而為之節文成人事樂者書詩

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讙然大樂矣

劉安曰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道溫惠柔(或作淳)良者詩之風也純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一作靜)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一作揖)讓者禮之為也寬裕(一作和)簡易者樂之化也刺譏辨議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忮春秋之失訾　又曰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

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

董仲舒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說苑作詩無通故易無通占春秋無通義

又曰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是非故長於治

司馬遷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紀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紀山

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按趙𤼵長短經注謂為司馬談之言恐誤

夏侯勝曰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匡衡曰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及

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翼奉曰聖人見道知王治之象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

史游曰宦學諷詩孝經論春秋尚書律令文治禮掌故砥礪身智能通達多見聞名顯絕殊異等倫積學所致非鬼神

王鳳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

揚雄曰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　又曰

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衆説郛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　又曰説天者莫辯乎易説事者莫辯乎書説體者莫辯乎禮説志者莫辯乎詩説理者莫辯乎春秋　又曰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　又曰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　又曰五經括矩　又曰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

范升曰五經之本自孔子始

桓譚曰經與傳猶衣表裏相待而成

牟子傳曰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欲博道術恣人意爾

班固曰古者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為六經至秦燔書樂經亡今以易書詩禮春秋為五經　又曰孔子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究觀古今之篇籍敘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

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葢晩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絶而為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氂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至於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及秦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闕矣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

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　又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葢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　又

曰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知詩信也

王符曰聖人之制經以遺後賢也譬猶巧倕之為規矩準繩以遺後工也

王充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采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　又曰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　又曰魯恭王壊孔子宅以為宫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百篇論語二十一

篇　又曰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説死於燭下　又曰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世儒　又曰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虚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趨為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虚說傳而不絶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　又曰夫經熟講者要妙乃見　又曰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

野知經誤者在諸子秦雖無道不焚諸子諸子之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

牟融曰珠玉少而貴凡屬多而賤聖人七經而已佛遂萬億言煩而無當也

魯丕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

高彪曰雜藝為庖廚五經為府庫

傅幹曰六經為庖廚百家為異饌

張奮曰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

徐防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

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説不修家法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説為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

翟酺曰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

應劭曰經五藝六其枝别葉布繁華無已也

乙瑛曰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
讚神明
延篤曰吾常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
虞夏之書歷周公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
内階詠詩南軒洋洋乎其盈耳也煥爛兮其溢目也
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
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
鄭康成曰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禮者序尊卑之序

崇讓合敬也春秋者古史所記之制動作之事也

荀悅曰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

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

謂古　又曰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

以緯之施之當時則為道德垂之後世則為典經

秦宓曰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

後漢書儒林傳曰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先

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

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迺修起太學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葢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

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順帝感翟酺之言更修黌序本初元年詔大將軍下至六百

石悉遣子就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熹平四年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刋於石碑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又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游庠序聚黌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嬴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授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主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

之說揚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也

徐幹曰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

張遜叔曰六經為太陽不學為長夜

晉孝武帝曰古之帝王受經必敬

張華曰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曰記曰章句曰解曰論曰讀

傅休奕曰詩之雅頌傳之典謨文足以相副翫之若

近尋之則逺浩浩乎文章之淵府也

虞溥曰聖人之道淡而有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

期月所覩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然

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

之入神也

楊泉曰夫五經則海也傳記則四瀆諸子則涇渭也

葛洪曰五經為道德之淵海　又曰儒者周孔也其

籍則六經也蓋治世存正之所由也立身舉動之準

繩也其用遠而業貴其事大而辭美有國有家不易之制也

袁宏曰記載廢興謂之典謨集叙歌謡謂之詩頌擬議吉凶謂之易象撰録制度謂之禮儀編述名迹謂之春秋然則經籍者寫載先聖之軌迹者也聖人之迹不同如彼後之學者欲齊之如此焉可得哉

劉熙曰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

易變易也禮體也得其事體也詩之也志之所之也

興物而作謂之興敷布其義謂之賦事類相似謂之比言王政事謂之雅稱頌成功謂之頌隨作者之志而别名之也尚書尚上也以堯為上始而書其時事也春秋冬夏終而成歳春秋書人事卒歳而究備春秋温涼中衆政和也故舉以為名也

蘇彦曰立君臣設尊卑杜將漸防未萌莫過乎禮哀王道傷時政莫過乎詩導陰陽悔吝莫過乎易明善惡廢興莫過乎春秋量逺近賦九州莫過乎尚書和

人心勸風俗莫過乎樂

陶潛曰顔氏傳詩為道為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為道為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隂陽為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道為潔淨精微之儒

釋道安曰書稱知遠極唐虞春秋屬辭辭盡王業禮樂之敬良詩易之温潔皆以明夫身也

范泰曰六經典文本在濟俗
謝靈運曰六藝以宣聖教
梁武帝曰建國君臣在教為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
梁元帝曰讀書必以五經為本所謂非聖人之書勿讀讀之百徧其義自見此外衆書皆可汎而觀爾
又曰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　又曰六經庖廚百家異饌三墳為瑚璉五典為笙簧
陶弘景曰經者常也通也謂常通而無滯亦猶布帛

之有經矣

劉勰曰三極彛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刋之鴻教也自夫子删述而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論説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其根徵之周孔則文有師矣是以子政論文必徵於聖稚圭勸學必宗於經　又曰聖哲彛訓曰經述經叙理曰論

又曰敷讚聖旨莫若注經　又曰秦延君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差學章句若毛公訓詩安國傳書鄭君釋禮王弼解易要約明暢可為式矣

項岱曰孔子一定五經垂之萬世後人不能攺也

李先曰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

孫惠蔚曰六經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温柔疏逺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爻彖以精微

為神春秋以屬辭為化斯實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

顔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叙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咏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王通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或曰當作失於齊魯 又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論

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　又曰書以辨事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以舉往易以知來先王之藴盡矣

姚義曰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

牛弘曰周德既衰經籍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

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刋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

隋書經籍志曰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其為用大矣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

北史儒林傳曰漢世鄭玄並為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説玄詩書易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注左

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並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玄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解王輔嗣所注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勃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

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為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祖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黄龍夏懐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傳

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服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論語孝經諸學徒

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欽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長孫無忌曰昔者聖人制作謂之為經傳師所說則

謂之為傳丘明子夏於春秋禮經作傳是也近代以來兼經注而明之則謂之為義疏疏之為字本以疏闊疏逺立名又廣雅云疏者識也按疏訓識則書疏記識之道存焉

陸德明曰五經六籍先後次第互有不同如禮記經解之說以詩為首七略藝文志所記周易居前阮孝緒七録亦同此次而王儉七志孝經為初原其後前義各有旨今當以著述早晚經義總别以成次第周

易雖文起周代而卦肇伏羲既處名教之初故易為
七經之首尚書起五帝之末理後三皇之經故次於
易詩起周文又兼商頌故在堯舜之後次於書周儀
二禮並周公所制宜次文王禮記雖為戴聖所録然
忘名已久又記二禮闕遺宜相從次於詩下春秋孔
子所作理當後於周公故次於禮孝經與春秋雖俱
夫子述作然春秋周公垂訓史書舊章孝經專是夫
子之意故宜在春秋之後論語是門徒所記故次孝

經爾雅周公復為後人所益且以釋經故殿末焉

姚思廉曰兩漢登賢咸資經術魏晉浮蕩儒教淪歇公卿士庶罕通經業矣夫砥身礪行必先經術樹國崇家率由茲道故王政因之而至治人倫得之而攸序

劉知幾曰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琅

又曰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

又曰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

之雄覇也　又曰昔詩書已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葢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絶惟此二名其歸一揆鄭玄王肅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競美欲加商搉其流實繁

趙撰曰昔犧后作易周公創禮孔父修雅若三聖不作則後王何述故天地非宓皇不昭長幼非周公不

序雅頌又非孔子不列矣

李元瓘曰三禮三傳毛詩尚書周易並聖賢微旨今明經所習咸以禮記文順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歴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絶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宜令四海均習九經該備

吳兢曰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顔師古於祕書省考定五經及功畢

復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重加詳議時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皆共非之異端蜂起師古輒引晋宋以來古本隨方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伏太宗稱善者久之賜帛五百段加授通直散騎常侍頒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太宗又以儒家多門章句繁雜詔師古與國子祭酒孔穎達等諸儒撰定五經疏義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付國學施行

薛放曰經者古先聖之至言多仲尼所發明皆天人之極致萬代不刊之典也論語者六經之精華孝經者人倫之大本

成伯瑜曰何晏論語杜元凱春秋名為集解蔡邕注月令謂之章句范甯注穀梁謂之解何休注公羊謂之學鄭玄謂之箋爲序者緒也如繭絲之有緒申其述作之意也詁者古也謂古人之言與今有異古謂之厥今謂之其古謂之權輿今謂之始是也訓者謂

別有意義傳者注之別名也傳承師說謂之為傳出自己意即為注箋者表也毛公之傳有所滯隱及不曲盡義類重表明之述作之體不欲相因耳

趙匡曰立身入仕莫先於禮尚書明王道論語首百行孝經德之本學者所宜先習

陸贄曰仲尼敘禮樂刪詩書修春秋廣易道六經之義所尚各殊

權德輿曰漢用經術以都貴位傳古義以決疑獄誠

為理之本也

韓愈曰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

又曰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

柳宗元曰文者以明道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所以取道之原也

李翺曰六經之辭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

也如未嘗有書也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辨理辨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此因學而知者也白居易曰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講詩者以六義風賦為宗不專於鳥獸草木之名也讀書者以五代典謨為旨不專於章句訓詁之文也習禮者以上下長幼為節不專於俎豆之數裼襲之容也學樂者以中和友孝為德不專於節奏之變綴兆之度也夫然故温柔敦厚之教疏通

知遠之訓暢於中而發於外矣莊敬威嚴之貌易直
子諒之心行於上而流於下矣
歸崇敬曰五經六籍古先哲王致理之式也
陸龜蒙曰六籍者聖人之海也　又曰六籍中獨詩
易春秋經聖人之手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
二戴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　又曰經解
篇名出於戴聖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
以春秋為經按經解則六籍惣謂之經區而別之則

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其實史爾

王讜曰大歴以後學士蔡廣成周易強蒙論語啖助趙匡陸質春秋施士丐毛詩袁彛仲子陵韋彤韋渲講禮章庭珪薛伯高徐閔通經

徐寅曰温柔敦厚出風雅之咏歌比事屬辭本春秋之黜陟協彼典教諧斯禮文廣博而樂章具有精微而易象攸分先王所以總斯御物也

新唐書藝文志曰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

傳之道中絶而簡編脫亂訛闕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為說固已不勝其繁矣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五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六

翰林院檢討朱彞尊撰

通說二 說經中

宋太宗曰六經之旨聖人用心固與子史異矣

真宗曰經籍立言各有旨趣自不能無異同

孝宗曰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强為之說

理宗曰治國平天下之道無出於六經易明其理書

正其事詩通其情周典詳其禮春秋志其變記禮則雜紀焉者也人主視六經格言如金科玉條罔敢踰越則逆德鮮矣

王禹偁曰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古聖人既不得已而為之又欲句之難通義之難曉必不然矣請以六經明之夫豈難通難曉耶今為文而舍六經又何法焉若第取書之所謂弔由靈易之所謂朋盍簪者摹其語而謂之古亦文之斃矣

李塗曰易書詩春秋儀禮禮記周禮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皆聖賢明道經世之言雖非為作文設而千萬代文章從是出焉　又曰六經是治世之文左傳國語是衰世之文

羅處約曰六經易以明人之權禮以節民之情樂以和民之心書以敘九疇之秘煥二帝之美春秋以正君臣而敦名教詩以正風雅而存規戒

張詠曰五常所以正天地之功六籍所以扶天地之

塞萬古而下其誹異諸

田錫曰聖人之道布在方策六經言高旨逺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

趙抃曰易之吉凶詩之美刺禮之汙隆樂之治亂春秋之美惡先代得失存亡無不紀述今經筵侍講者講吉不講凶講治不講亂侍讀者讀得不讀失讀存不讀亡非所以廣聰明也

李朴曰書道治亂興衰之迹故其辭顯春秋賞善辨

惡歸諸正故其辭微易以四象告吉凶故其辭深而通禮以齊莊恭敬之心達於籩豆玉帛故其辭典以嚴詩以君臣父子之情吹於竹絃於絲故其辭婉以順下三代而道德之意不傳矣

孫復曰虞夏商周之治在於六經舍六經而求虞夏商周之治猶泳斷潢汙瀆之中屬望於海也其可至哉

文彦博曰國重六經禮樂詩書備矣刪詩書正義始

典墳之素定禮樂明述作同和之制贊易象洞窮理盡性之旨修春秋深屬辭比事之傳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

尹洙曰今博士受經發明章句究極義訓亦志於祿仕而已天下業經以萬數而傳師學者百不一二也若俾業太學者與其科試惟以明經為上第則承學之士孰不承於師氏哉

歐陽修曰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

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　又曰仲尼之業垂之六經其道閎博君人治物百王之用微是無以為法　又曰九經正文通不過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五字童子日誦三百不五年畧可上口　又曰當漢之時易與論語分為三詩分為四禮分為二及學者散亡僅存其一而餘家皆廢獨春秋三傳並行至今　又曰妙論精言不以多為貴余嘗聽人讀佛書其數十萬言謂可數言而盡乃溺其說者以

謂欲曉愚下人故如此爾然則六經簡要愚下人獨不得曉耶

呂陶曰治性修身以及國家天下大略本之仁義其文莫詳於經

李清臣曰五經之道易可以潛而書可以彰春秋可畏而詩可樂禮嚴而不可踰其辭不同而為道一也

又曰漢儒之治經終其身而無所倦能名其師說者上或召用之高下其材為博士郎大夫部刺史至

九卿丞相御史者接跡而有巳不以經為進至聽上之自擇故其人識趨向重名節今之學者徒焉玩章句而已取人之格定之一日之間有未能通經而適合於程度者有治經知道而偶絀於倉卒之對者取之多失實故學者愈不篤苟借經術以射禄利得則擲棄不復置力如賤丈夫今日獲而明日舍其耒耜故其徒華而不根未至於道而止不知致君行巳之大操而天下之治因是而日衰蓋古之學者樂之者

也今之學者利之者也樂之與利於道之淺深豈可同槩而論哉

劉安世曰易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當為正以直内又曰能説諸心能研諸侯之慮當為能研諸慮如此類者五經中極多五經其來已遠前輩恐倡後生穿鑿之端故不著論若或為之倡則後生競生新意以相夸尚六經無全書矣

方慤曰經者緯之對經有一定之體故為常緯則錯

綜往來故為變聖人之言道之常也諸子百家之言道之變也故聖人之言特謂之經焉詩言其志書言其事樂言其情易言其道禮言其體春秋言其法六經之教先王之所以載道也

馬晞孟曰天生蒸民莫不有其善性循而達之者教也所以為教者六經而已

程子曰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　又曰聖人之道傳諸經學者必以經為本　又曰治經實學也　又

曰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

又曰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益哉　又曰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張子曰聖人文章無定體詩書易禮春秋只隨義理如此而言　又曰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書無舛雜禮雖雜出諸儒亦無害義如中庸大學出於

聖門均無可疑者

司馬光曰取士之道當以經術為先辭采為後立周易尚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為九經令天下學官依注疏講說學士博觀諸家自擇短長各存所見春秋止用左氏傳其公羊穀梁陸淳等說並為諸家　又曰近歳公卿大夫務為髙竒之說流及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

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説者謂之精義且性者子貢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人發口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入於老莊以此欺惑考官獵取名利非國家教人之正術也　又曰誦諸經讀注疏以求聖人之道宜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從之　又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中者多也

邵子曰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隂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詩書春秋之謂也禮樂汙隆於其間矣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　又曰皇帝王霸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　又曰孔子賛易自羲軒

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删詩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霸也　又曰仲尼修經周平王之時書終於晉文侯詩列於王國風春秋始於魯隱公易盡於未濟卦　又曰聖人六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　又曰學以人事為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　又曰易始於三皇書始於二帝詩始於三王春秋始於五霸

蘇軾曰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源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學者益以茍簡何哉

蘇轍曰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為之説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强牽合以為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

鄒浩曰聖人之道備在六經千門萬户何從而入大略在中庸一篇其要在謹獨而已

張耒曰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

李廌曰天地之情隂陽之理吉凶之變失得之故備在乎易一國之事繫諸侯之本天下之事形四方之

風美盛德告成功皆在於詩尊王正法謹始善終詳天地之災祥著君臣之美惡無尚於春秋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世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百王之心迹治亂之大略無尚於書欲以正六職以治六官必也學夫周禮欲正其威儀詳於辭令必也學夫儀禮

晁說之曰五采具而作繪五藏完而成人學者於五經可舍一哉　又曰典籍之存詁訓之傳皆漢儒之力漢儒於學者何負而例貶之與　又曰學者當以

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又曰聖人之意具載於經天地萬物之理管於是矣後世復有聖人尚不能加毫髮為輕重況他人乎譬如日月光明莫知其終始寧辨其新故彼一巳之所謂新也乃六經之所故有也尚何矜哉

李潛曰吾徒學聖人當用意看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孝經而巳中心既有所主則散看諸書方圓輕重之來必為規矩權衡所正矣

田腴曰李君行說聖人之言易曉看傳解則愈惑矣讀書須是不要看别人傳解此不然須是先看古人解說但不當有所執擇其善者從之若都不看不知用多少工夫方可到先儒見處也

陳瓘曰五經之文久而愈新　又曰凡欲解經必先返諸其身而安措之天下而可行然後為之說焉縱未能盡聖人之心亦庶幾矣若不如是雖辭辨通暢亦未免鑿也

陸佃曰古之學者先明詩而書次之書已明而禮樂次之禮樂已明而春秋次之春秋已明而易次之故五變而春秋可舉九變而易可言也

周諝曰詩者人之所以興故先之既興矣則事之所以辨故書次之事既辨矣則和之所以成故樂次之既成矣則極乎天道之高明故易次之既極矣則必遵乎人道之中庸故禮次之而必終於春秋者以救亂反正為餘事也　又曰六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

是亦足用矣　又曰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為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為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蘇轍曰昔仲尼於詩書易禮樂春秋惟舉要發端不詳其言非不能詳也以為詳之則隘故略之使仁智者自求而得

崔鶠曰馮澥之言云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姦言

也昔王安石斥除異己名臣如韓琦司馬光輩既以異論逐而其所著三經士子宗之者得官不用者黜逐則天下靡然無一人敢可否矣陵夷至於大亂則無異論之禍也

陳過庭曰五經義微諸家因而異見所不能免也以所是者為正所否者即為邪此乃一偏之大失也

呂本中曰學問當以孝經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為本熟味詳究然後通求之詩書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

做得主張則諸子百家長處皆為吾用矣

楊時曰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迹救敝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喻曲譬較然如數一二

尹焞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句

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林疑獨曰六經者各有所道同歸於治而已六經判而百家各是其所是道術所以不明也

程俱曰漢興諸儒以經義專門教授故學者必有師承源流派别皆可推考東漢二晋以迄有唐餘風猶有存者

葉夢得曰六經諸史與諸子之善者通三千餘卷以

二十年計之日讀一卷亦可以再周其餘一讀足矣惟六經不可一日去手

鄭樵曰易雖一書而有十六種學有傳學有注學有章句學有圖學有數學有讖緯學詩雖一書而有十二種學有訓詁學有傳學有注學有圖學有譜學有名物學班固有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枝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

利禄之路然也三百篇之詩盡在聲歌自置詩博士以來學者不聞一篇之詩六十四卦之易該於象數自置易博士以來學者不見一卦之易儒家之弊至此而極

胡寅曰易詩書春秋全經也先賢以之配皇帝王霸言世之變道之用不出乎是矣論語孟子聖賢之微言諸經之管轄也孝經非曾子所為葢其門人識所聞而成之故整比章指又未免有淺近者不可以經

名也禮記多出於孔子弟子然必去呂不韋之月令及漢儒之王制仍博集名儒擇冠婚喪祭燕鄉相見之經與曲禮以類相從然後可以為一書若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學記樂記閒居燕居緇衣表記格言甚多非經解儒行之比當以為大學中庸之次也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若周官則決不出於周公不當立博士使學者傳習姑置之足矣

范浚曰士生叔世去聖人數千百歳雖不復見聖人之儀形而即遺經所傳以求所不傳之妙尚可以見聖人之心也

林光朝曰文王演周易而為卜筮之書箕子作洪範流而為災異五行之説聖人之經何其不幸也

王質曰文章根本在六經

鄭耕老曰立身以力學為先力學以讀書為本今取六經及論語孟子孝經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二

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九十五字且以中才為率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以天資稍鈍減中材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使入耳著心

久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里諺曰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丈匹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後生其勉之

喻樗曰六經數十萬言只十個字能盡其義要之不出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已

洪邁曰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否則自立佳名蓋各以百數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國迨漢則其名簡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義也書有夏侯解

故詩有魯故后故韓故也毛詩故訓傳顔師古謂流俗改故訓傳為詁字失真耳小學有杜林倉頡故二曰傲謂釋其傲指如春秋有左氏傲鐸氏傲張氏傲虞卿傲傳三曰通如注丹易通論名為注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唐劉知幾史通韓滉春秋通凡此諸書惟白虎通風俗通僅存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傳義他書無用此字者論語之學但曰魯論齊論張侯論後來皆不然也

陸游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乎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㫖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毁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况傳注乎

胡銓曰詩書禮樂易春秋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聖人之心法在焉觀於易則由多識以畜其徳觀於禮則由强識以敎其行觀於論語則由默識以進乎道亦識其大者而已

王炎曰士志學必志乎道六經載道之器也聖人詔天下與後世者甚厚也故志乎道者其學自經始

楊萬里曰有六經則有異說劉歆歷法引武成咸劉商王之句鄭氏詩注引伊訓載孚在亳之辭荀爽易解於乾為木果之後復有為龍為直之言桓寬鹽鐵論引其故祭察之語以為出於春秋按書易春秋初無是也蓋諸儒各出臆見以其私說簧鼓世俗之觀聽而聖人之六經化為諸儒之六經矣

汪應辰曰六經典籍政事之本也

吕祖謙曰漢儒經學大抵專門旁通者少通詩禮者后蒼也通詩書者徐敖夏侯始昌也通書春秋者胡常也通禮春秋者孟卿也通詩春秋者申公江公也通易詩者韓嬰也通三傳者尹更始也五經悉通者王吉夏侯始昌也至鄭康成通集諸家之長 又曰漢經學興廢不以理之是非而以時之好惡

朱子曰古之聖人作為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

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性情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總其書不過數十卷益其簡易精約又如此　又曰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　又曰諸家說有與同如甲說如此且撏扯住甲窮盡其辭乙說如此且撏扯住乙窮盡其辭兩家之說既盡又參考

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　又曰讀書必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　又曰看講解不可專狥他說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　又曰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

精思明辨以求其是則為病耳　又曰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學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其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為無所用其心矣　又曰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

李方子曰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

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

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為萬世道德之宗主

陳淳曰讀四子書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惟

平心以玩其指歸而切已以察其實用而已果能於

是融會貫通由是而稽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

下之事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

或紊矣

劉爚曰治道原於士風士風本於學術周衰孔子取

先王之大經大法與其徒誦而傳之雜見於六經千載之後學者習焉故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　又曰帝王之學當本之大學探之中庸參之論語孟子然後質之詩書玩之周易證之春秋稽之周官求之儀禮博之禮記於修身治天下之道猶指掌矣

周孚曰聖人之經其以爲名皆因舊而不改易之爲易書之爲書詩之爲詩聖人未出其名固已如是至於春秋則猶三經也晋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

春秋錯舉四時以為之名聖人何加損焉

陳騤曰六經之道既曰同歸六經之文容無異體故易文似詩詩文似書書文似禮中孚九二曰鳴鶴在隂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使入詩雅孰别爻辭抑二章曰其在於今興迷亂於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使入書誥孰别雅語顧命牖閒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

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使入周官司几筵執別命語　又曰經傳之文有相類者非故出於蹈襲實理之所在不約而同也

高似孫曰書紀事詩考俗春秋以明道禮樂以稽政易之作極聖人之藴興而天下無遺思矣　又曰漢人以通五經為重其曰五經無雙許叔重許慎也五經縱横周宣光周舉也五經紛綸井大春井丹也五

經與復魯叔陸魯否也

真德秀曰六經於五常之道無不包者班固乃以五常分屬於六藝是樂有仁而無義詩有義而無仁也

又曰古者君臣上下共由六經之道上之所以為教者此也下之所以為學者此也　又曰古之學者學一經必有一經之用其視後世通經之士徒習章句訓義而無益於性情心術者何如哉

䰡了翁曰自圖書出於河洛天地之祕始露迨八卦

畫九疇敘六經作而天地之文備矣

應鏞曰樂正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本於紀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蓋自夫子刪定贊繫筆削之餘而後傳習始廣經術流行

戴栩曰詩壞於衛宏之序春秋誤於公羊之傳易由

於三聖繫爻彖象之互入書失於孔壁序傳簡編之相亂周禮特周公大約之書當時有未必盡行者

洪洛夔曰易者文之太極也詩書禮樂春秋論語文之兩儀也

方鎔曰家庭日用起無非六經之道

包恢曰理備於經經明則理明矣

方岳曰六經四十三萬字

羅壁曰六經皆根人事而作周易著吉凶悔吝之理

春秋録是非善惡之迹毛詩載政教美刺之分尚書陳唐虞三代之治禮記威儀之詳脩周禮制度之纎悉論語立身行已之大防孟子發明王道之極致無有空言者

林駉曰聖人六經與天地並漢自中世以來上以表章自任下以授受名家朝廷之上非經不能立事搢紳之間非經不敢建議賈捐之請勿擊珠厓王商則曰經義何以處龔勝之奏王嘉公孫禄則曰君議一

無所據一時君臣相與從事於經學亦善矣董仲舒曰元年謹始之意勉時君之初政雋不疑以蒯聵出奔之事辨一時之疑獄以此立論豈不為聖經之幸若夫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詩雖有是言而無關於邉功也乃援之以頌陳湯之功何泥也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詩雖有是語初無關於郊祀也乃取以定南北郊何鑿也甚者欲附姦臣則援不語怪力亂神之言張禹傳欲行榷酤則援有酒酤我之文欲奪民利則援

周禮五均之法王莽傳　假托以文姦援引以濟私是先王學術反為禍天下之具也　又曰聖經不幸於後世者三曰議經曰僭經曰叛經夫以聖人之經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諸儒也孔子不敢議夏五郭公之疑游夏高弟不敢一辭之措莊周異端之流猶知尊聖人之教君子以是知議經僭經叛經者之罪矣

王應麟曰記之經解指詩書禮樂易春秋之教未始

正六經之名莊子天運篇始述老子之言曰六經先王之陳迹實昉乎此太史公滑稽傳以禮樂詩書易春秋為六藝而班史因之又以五學配五常而論語孝經並紀於六藝略中自時厥後或曰五經或曰六經或曰七經至唐貞觀中谷那律淹貫羣書褚遂良稱為九經庫九經之名又昉乎此其後明經取士以禮記春秋左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榖為小經所謂九經也國朝方以三傳合為

一又舍儀禮而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為六經又以孟子升經論語孝經為三小經今所謂九經也

又曰漢世經先出者不如後出盛傳於後世賈氏易古文尚書毛詩小戴禮左氏春秋是也　又曰自漢儒至於慶歷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如土梗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間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

皆為支離曼衍之辭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　又曰六經即聖人之心隨其所用皆切至理

葉時曰六經更秦火而不全者多矣書亡四十三篇周雅亡六篇周禮六官缺一河間獻王求考工記以足其書嗟夫書亡而張霸偽書作詩亡而束晳補詩作適資識者捧腹爾曾是考工記而可補禮經乎

方回曰近世以老注易以六典傳尚書以三禮箋詩

以司馬法釋周禮以災異讖緯說春秋以鄭衛淫聲制樂真學者之大不幸也

張卿弼曰聖賢之學載在六經明於日月漢魏以來諸儒或以讖緯為輿或以老莊為高使異端百家之說與六經參錯於天地之間千有餘年自濂洛諸公之出辭而闢之廓如也

蔣岩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有是道而不能言故託諸聖人言之易書詩禮樂春秋此聖人之言而天地

之道也非易無以立天地之心非書無以紀帝王之迹詩以導風俗之美春秋以嚴王霸之辨禮以節民樂以和人用是訓天下萬世一日不可廢豈無用之空言哉　又曰以通書讀易可以會太極以經世書觀洪範可以建皇極中庸之慎獨可以位天地育萬物大學之致知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論語一書無非言仁孟子七篇無非道性善

馬端臨曰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學

者抱恨終古然以今考之易與春秋二經本末具存詩亡其六篇或以為笙詩元無其辭是詩亦未嘗亡也禮本無成書戴記雜出漢儒所編儀禮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僅亡冬官然其書純駁相半其存亡未足為經之疵也獨虞夏商周之書亡其四十六篇爾然則嬴秦所燔除書之外俱未嘗亡也若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錮而並無一卷流傳至今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

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為之興廢也

王柏曰六經雖同一道而各有體猶四時均一氣而各有用

陳普曰五經四書無一句一字無義理　又曰五經傳注豈可無視其是與非足矣豈宜一切屏之

曹淇曰聖經賢傳無非示天下後世以當行之道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所以開悟後學者無以易此

六經輿論曰六經厄秦殘編斷簡口授壁藏遺文僅見是以禮籍無傳曲臺撰述樂書淪沒河間採獻科斗古文遺難不傳泰誓偽書公行射策李氏五篇幸存於世考工有記强足周官易託卜筮爻繫俱全說卦一篇曷傳女子詩因歌頌篇次無缺由庚六義豈得無辭解經比事體制不同筆錄口傳煩省亦異道之與貌制而為儀委曲三千古人所重或東都而論定或晋室而書顯或至於唐而後篇第字義始得其

倫理甚矣厄於秦之易而出於漢之難也　又曰唐貞觀中孔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與馬嘉運等參議於禮記毛詩取鄭於尚書取孔傳於易取王弼於左氏取杜預自正義作而諸家之學始廢獨疑周禮儀禮非周公書不為義疏其後永徽中賈公彦始作儀禮周禮義疏本朝真宗又詔邢昺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正義於是九經之義疏始備仁宗朝歐陽文忠公上言曰自唐太宗詔名儒定九經正義逾年以

來著為定論不本正義者為異説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説以相雜亂異乎正義之名臣欲乞特賜詔諸臣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多為益最大使歐陽刪定正義必有大可觀者惜乎其不果行也

李世弼曰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子史子史之是非取證於六經六經之析衷必本諸道國家所以稽古重道者以六經載道所以重科舉也後世所以

重科舉者以維持六經能傳帝王之道也

兇懷英曰六藝者夫子所以傳唐虞三代之道衆流之所從出而儒為之源也

郝經曰昊天之四府春夏秋冬之謂也聖人之四經易詩書春秋之謂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是則四經也謂之五何哉其一則禮樂也夫論性者言四端而不及信序五行者土配旺於木火水金故易詩書春秋之間禮樂為之經緯雖五而為四也

又曰盡天下之情者詩也盡天下之辭者書也盡天下之政者春秋也易也者盡天下之心者也　又曰六經一理爾自師異傳人異學各窮其所信而遂至於不一彼以為是而此以為非彼以為非而此復以為是師弟異而父子不同誕妄者入於讖緯馮藉者入於叛逆刻深者入於刑名噫甚矣

劉因曰治六經必自詩始古之人十三誦詩葢詩吟咏性情感發心志中和之音在焉人之不明血氣蔽

之爾詩能導性情而開血氣使幼而常聞歌誦之聲長而不失刺美之意雖有血氣焉得而蔽也詩而後書書所謂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也即辭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氣既開性情既得大本立矣本立則可以徴夫用用莫大於禮三代之禮廢矣見於今者漢儒所集之禮記周公所著之周禮也二書既治非春秋無以斷也春秋以天道王法斷天下之事業也春秋既治則聖人之用見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書以求其辭

本諸禮以求其節本諸春秋以求其斷然後以詩書禮為學之體春秋為學之用 闕 一貫本末具舉天下之理窮理窮則性盡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後學夫易易也者聖人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學者於是用心焉是故詩書禮樂不明不可以學春秋五經不明不可以學易 又曰世人往往以語孟為問學之始而不知語孟聖賢之成終者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聖賢以是為終學者以是為始未說

聖賢之詳遽說聖賢之約不亦背馳乎

吳澂曰先王教士以詩書禮樂為四術若易者卜筮之繇辭春秋者侯國之史記爾自夫子贊易修春秋之後學者始以易春秋合先王教士之四術而為六經　又曰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恥也洞觀時變不可無經廣求名理不可無諸子游戲詞林不可無諸集旁通多識不可無紀録而其要在聖人之經聖人之經非如史子文集雜記雜録之供涉

獵而已必飲而醉其醇食而飽其胾斯可矣

趙孟㲹曰六經之為文一經之中一章不可少一字一句不可闕葢其謹嚴如此故立千萬年為世之經也學文者當以六經為師舍六經無師矣

陳櫟曰明理然後能作文講學然後能明理於何下手不出乎讀六經四書而已

張頴曰學者讀四書以朱子章句集注為本次讀儀禮詩朱氏傳書蔡氏傳易先朱子啓蒙本義以達程

傳春秋胡氏傳張氏集注

鄧文原曰經籍之弗墜繄漢儒是賴　又曰六經之書先聖王之道在焉故六經在天地亘萬古而無敝有興衰理亂之不常者人也而非書也

富珠哩翀曰孔子經法於易則溯伏羲以本無言書則始唐虞以道政事詩則采殷周以正性情春秋則黜五霸以嚴名分禮樂升降以鑑汚隆天人之道至矣

蒲道源曰漢置五經博士取其專且精也今之學者
耻一經之不該及究其歸趣則茫然莫據又或以注
釋經義媒仕進者視其書皆掇拾先儒已成之書初
無自得之實而徒耗蠹紙劄厖亂經訓益使人厭之
今欲令學者各守一經則不免於陋欲兼通諸經則
汗漫而不精欲拒注釋之煩雜則恐或廢其善欲容
而受之則易惑學者其何以矯其弊而適其中乎
虞集曰昔者周公因堯舜禹湯之傳制典禮以成文

武之業布之天下傳之後世周道之衰有司廢墜仲尼思周公之遺緒無其位以行之贊其辭於易載其蹟於書詠其聲於詩正其法於春秋而周公之制作盡在是矣　又曰古人制作見於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易春秋而儀禮周官其專書也

吳師道曰道散於羣經會於四書經者道之所存而事之本也

許謙曰六經載道之器欲求道者不可外乎經　又

曰詩以順性情之正易以謹事變之幾禮以固其外樂以和其中書以示聖賢之功用春秋以誅賞其善惡　又曰欲聞道者必求諸經經非道也而道以經存傳注非經也而經以傳顯由傳注以求經由經以知道緼而為德行發而為文章事業則所謂行道也

衣梱曰漢武表章六經與太學至後漢尤盛唐附益之制愈詳密今可考也自宋末年學者昏腐右敝止攻四書之注凡刑獄簿書金穀戸口靡密出入皆以

為俗吏而鄙棄之卒至國亡而莫可救近者江南學校教法止於四書近於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學之不能通也於是大言以葢之議禮止於誠敬言樂止於中和其不涉史者謂自漢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辭章也謂之玩物喪志殊不知通達之儒灌膏養根非本於六經不可也

梆貫曰六經垂世立教之言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

吳萊曰古之學者常得其師傳每因經以明道後之學者既失其師傳茍非明道則不能以知經　又曰聖人之言記諸論語垂在六經其一體一用妙道精義之發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諸天也

歐陽起鳴曰聖經未作吾道一天地也斯時也六經之道藏於人心聖經既作吾道一日月也斯時也人心之道藏於六經秦人累經書而畀炎火孔子周室之藏始灰吾道一晦蝕也然而六經之藏未始灰漢

人噓聖經之燼而復然孔子屋壁之藏始出吾道一吐氣也然而六經之藏未始出六經之道先太極而始後太極而終無古無今無顯無晦道無不在也

張采曰學校庠序之設非六經無以教天下之大且衆舍六經無以學見諸事物則民生日用之不可離措之天下國家則亘千萬世而不可易

洪希文曰九經四十八萬字

陳樵曰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未善淳

熙以來講說尤與洙泗不類　又曰後世之詞章乃士之腊澤時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詞綺語何與　又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於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覩其形所以不知妍媸惟人言是信

黄澤曰唐人考古之功如孔穎達賈公彥最精密陸德明亦然宋代諸儒經學極深但考古之功却踈若以宋儒之精用漢魏晋諸儒考古之功則全美矣

朱隱老曰聖人之於經也其託始有原其要終有柢其措事有情其命名有義　又曰仲尼之修經為天下計為來世計也茍有志乎為學則上自天子下至匹夫皆可以學仲尼也

楊維楨曰善讀易者以知來善讀書者以辨事善讀詩者以正性善讀春秋者以知往善讀禮樂者以制行和德聖人其無餘蘊矣學者幸有聖人之書可讀則聖人之蘊在我不在聖人也

鄭元祐曰與天地相久遠者聖人之道也六藝百家莫不折衷於聖人而後定觀於詩而性情得其正於書而政紀得其宜於禮而敬於樂而和於易則有以驗陰陽於春秋則有以定名分聖人之功與天地高深迄於今而不墜者六經所以統天地之心也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六